

小站风云

周振天
(著)

周振天又一部长篇力作



从米乡人生舒卷壮阔历史画卷

(代序)

汪守德

《小站风云》以百年前天津米乡小站镇的生活为原点，不断勾连起颇为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跨度中，通过各类人物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命运与纠葛，折射出波飞浪卷、血色弥漫的世纪风云。堪称是一部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文学艺术佳作，令人观后久久沉浸在剧作营造的情境中而回味不已。

作品是以两条线索即人物的命运线和情感线来展开的，这两条线索有时平行、有时交叉，形成了剧作滚动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全篇情节线索是以小站镇众米农在清绿营五品守备高不吝主持下，为清廷遴选贡米这一民间寻常往事为发端，引领我们进入百年前历史生活氛围。以刘广有、李三德为代表的具有乡绅身份的人们，不惜使尽浑身解数以争得贡米的地位和荣誉。这一切仿佛都笼罩在和平安详的田园生活气氛中。这种虚假的承平景象，却不能掩盖事实存在的巨大社会历史危机，不仅孙二彪子之类的匪患公然肆虐，以日寇为代表的各国列强更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生活的必然注定要把刘德胜、李占魁等年轻一代推向历史前台，让他们续写属于米乡新的历史。作为父辈竞争的接力与延续，他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贡米称号花落谁家，而是更为运命交关、荣辱与共的家国大事。两人共同参加北洋水师，虽有博取功名的潜在动机，却更体现出报国图强的男儿

之志。因此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再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他们在纷至沓来、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血洒疆场，倾情投入，演绎出自己惹人喜爱的鲜明个性和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命运。

人物的情感线是《小站风云》的另一重要看点。时局的动荡和人生的乱离造成人物情感的巨大错位，从而使人物陷入难以逾越的困局，并在心灵深处留下无法弥补的创痛。在海战中奋勇抗敌的刘德胜先是杳无音信，后又传来噩耗，使恋人高小穗无奈之下嫁给侥幸生还的李占魁，但心中那份深深的爱却是无法消溶的。而当刘德胜经过九死一生返回故乡时，使人物情感两难选择的矛盾一下子被推向了极致。一场本已勉强的婚礼便陡起无穷波澜，并为后来的剧情和人物情感的发展留下悠远的伏笔。李占魁对此不免心存芥蒂，加之他同高小穗实属情志不合，从而使两人间的龃龉不断发生，其情感矛盾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全部人生旅程。同样深爱刘德胜的高小花，以直率热忱的性格，煞费苦心地去填补刘德胜的情感空白，终而上演了姐妹易嫁式的现代版本。如此曲折的叙事结构，无疑增强了剧作的悬念感和观剧的期待。令人称道的是，剧作对人物情感的走向，都是用细针密线来进行编织的，既显得合理与可信，又显得充分而饱满。而历经无尽的人世沧桑，刘德胜与高小穗这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构方式，具有某种经典美学的意味，带给观众的是巨大的欣赏满足。

由此，《小站风云》将宏阔的历史化为人物的命运，使观众通过这部黄钟大吕式的作品，瞥见的是民族内涵丰富、质地坚硬的性格底色。刘德胜是剧作着力刻画的富于理想光彩的人物，其性格看似相对单纯，却有着极为内敛坚韧的一面。这无不表现在对情感的执著与坚守，表现在为人的坦荡正直和嫉恶如仇，表现在救国救民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取向，从而为高小穗所真正心仪。他性格深处回响着铁血的声音，救命恩人海旺惨死于日寇魔掌，激起他洗雪国恨家仇的不灭雄心。他参加新军就是为强烈的复仇意念所驱使。他后来向往革命、参加兴中会和护国军，是他思想境界逐渐升华的过程，为保卫天津同日寇拼死血战，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冲锋陷阵，书写出一条闪光的人生轨迹。他对高小花的逐渐接受，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营救高小穗，尽显其硬汉的柔情本色，使之成为我们所钟爱的典型人物。李占魁的性格则显得较为丰富复杂一些。他与刘德胜较劲一生，既出自于不输儿时玩伴的心理，也因个人的功名利禄之心和实用的人生追求。虽然赢得了与高小穗的婚姻，但由于内心存在的巨大距离，令其无法从感情上真正珍惜这份情感，偶尔还让情感旁枝斜出，流露出某种纨绔习气。一切从现实利益出发的短视选择，使他跟随妄图称帝的袁世凯走上一条不归路。但他又在人生旅途和历史的风云中，时时显示出应有的铮铮铁骨和男儿血性，既同凶恶的敌人血战到底，又同邪恶的势力针锋相对，同样呈现出可贵的性格硬度。作者把他们从世纪影像中精心地还原出来，凸显出来，赋予其极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使我们看到其所代表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侧面。

《小站风云》还以有力的笔墨刻画了一系列颇具历史质感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气质和浓厚意蕴。对高不吝这一晚清官员形象的塑造，没有像以往某些作品那样采用漫画化手法，而是赋予其坦荡磊落、大仁大义等丰满血肉和性格特征，他统驭乡里则关怀民生，以老迈之身依旧驰骋战场抗击日寇。对清王朝的逝去却又如此刻骨地眷恋，手握辮子湮然而逝的镜头，则是这个人物最哀婉感伤的写照。袁世凯形象的刻画也并非丑化式的，而是把他置于复杂的历史情境，来再现他从严治军、出手大方，而又善观风向、心狠手辣的乱世奸雄本质，使这个历史人物表现出多样却统一的性格层次。剧作对反派角色牛登瀛这个人物的描绘，是用极端的方式来进行的。他堪称是腐朽堕落、不可救药的旧世界的代表和化身。他作为令人恨之入骨的邪恶力量，要尽各种阴奸损坏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处心积虑地欲置刘德胜和李占魁于死地，却愈加反衬出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光彩。土匪孙二彪子这个人物也有独特意趣，打家劫舍而又无情无义，但在与日寇短兵相接时血性喷溅奋勇杀敌，在弥留之际却仍念念不忘与高不吝之间的新仇旧怨，也是该剧颇为精彩的一笔。汉纳森教官一角的设置，不仅仅使剧情具有更多峰回路转的周折，也是对一定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两种文化心理的碰撞为剧作平添许多新的历史意味。

正所谓从生活的小角度切入，展示的是作家宽阔的历史视野；从看

似欢乐的米文化风俗写起，撕开的却是巨大的历史痛楚。剧作者善于构筑紧张的戏剧情境，善于把控宏大叙事节奏，善于蓄积和释放剧情的能量，在似乎难以调和的激烈矛盾中，凭借收放自如的驾驭能力和柳暗花明式的回旋，推动情节波浪起伏而又环环相扣地向前发展。当历史生活一幕幕地次第展开时，清末民初那种极为复杂的历史生活形态，在《小站风云》中得到了清晰生动的透视与展现，传递出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作者对历史的深刻认知。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小站风云》表现出对正确历史观、价值观的坚守，这应当是此类题材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以艺术的方式描绘民族的悲愤与抗争，诠释历史的正义与悲情，而这特别需要对历史精神的吃透与揣摩，特别需要对历史生活进行极具个性的审美观照，并通过精彩的情节和丰满的形象呈现出来。这要求作者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思想、情感与艺术的力量。对历史题材的反映，受观众深度的欢迎是创作者所必须思考和追求的，但绝不能仅仅为了娱乐和搞笑，也绝不能对历史进行任意的涂抹与演绎，而必须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以创造高品质、高水准的佳作为依归，让观众通过包含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重温百年前中国的表情与温度，接受作品关于历史或潜移默化，或江河壮阔般的情感冲刷和思想激励，以发挥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从这一点讲，《小站风云》为我们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意义。

（汪守德：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原局长，“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一章

十月，一望无边的稻浪滔滔，谷子金黄，锋利的禾镰收割大地。

一百多年前，我眼前的这片稻田收获的可不是一般的稻米，那是贡米。那年景，能成为贡品的殊荣就好比哪家的孩子中了皇榜，一举登科，光宗耀祖。而这里，直隶天津县小站地区，原本是一片退海而成的盐碱地，最后能从大清朝的万顷良田中脱颖而出，让这块盐碱地出产的天津小站米成为大清皇室的贡米。千恩万谢，咱小站人首先得感谢周公，周盛传。光绪二年，李鸿章的部下，淮军提督周盛传奉命率部开挖运河，引来富含氮磷钾等有机肥的运河之水冲洗、浇灌盐碱地，将自古荒无人烟的滩涂改良成稻田，除军垦之外，又以200文一亩的低价招徕民众在此耕种。从此，小站成为盛产小站稻的天津南部的名镇。当小站米已经“作粥塘沽米粒长，晶莹剔透赛琼浆”的名声在外，但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小站，各家各户激烈的竞争就没停过。每年到了秋收，小站人都要选出当年的“花魁”进贡给大清皇室。而谁家种出了皇室贡米，这贡米的主人往后一年间，在小站的乡里田间，自然是人人敬重、佩服，整个家族都是扬眉吐气。虽说选贡米的事，小站的庄稼人没有一个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那几年选贡米这事实际上就是小站两大户人家刘广有和李三德两家较劲的事。自打光绪十三年以来，小站贡米的名分就一直在刘家的“白玉珍珠”跟李家的“遍地黄金”之间轮流坐庄，其中刘广有的“白玉珍珠”略胜一筹，多赢了几局。

这一年，估计也不例外。

那一年是光绪十九年，1894年。一年一度贡米揭晓的那一日，小站的农人们、周围三乡五里的乡亲们、天津卫的米业老板们、远道而来的取经者都看大戏似的赶往周盛传的周公祠堂，就等看这一年谁家的稻子能够有幸成为供给皇帝、老佛爷吃的贡米，而且见者有份，大伙儿都能尝鲜，吃一口今年的贡米。果然，这一年刘广有的“白玉珍珠”、李三德的“遍地黄金”照例进入了前三甲，入选的还有吴晨光的“绿晶莹”，不过大家心里都有数，这贡米的名分还是刘、李两家的事，这会儿笃信刘家必赢的人已经开始下注了。为了能有个好的收购价钱，远道而来的台湾米商林老板已经跟刘广有道上喜、套近乎了。这米商说的不过是几句客套话，但是给李三德听见就刺耳了。这几年选贡米，李三德年年败给刘广有，都成了千年老二，见着刘广有和米商林老板乐呵呵地寒暄，李三德那是一个不快，但是除了说几句呛人的话，李三德也只能在心里发狠，想着要是评选官们把他的“遍地黄金”评成今年的贡米，他一粒米也不卖给这姓林的米贩子。

选贡米这天在小站镇算得上是个大日子，大日子谁不想做笔大买卖，连土匪都指望这一天能大发一笔。这不，天津南大洼赫赫有名的土匪二首领孙二彪子乔装打扮已经不哼不哈混在人群里了。他早就惦记着小站镇赫赫有名的种稻大户刘广有、李三德，今儿见着绑票的目标都来齐全了，孙二彪子那是一个兴奋，他跟老丈一番商量之后，决定趁着贡米遴选的热闹场面，绑他一票。他心里琢磨着，如果要是能把小站镇的刘、李两个大户一勺烩了，那他孙二彪子就发大了！

不过，听老辈人说，我们小站那会儿防土匪的招数也很是到位的，除了县上派了官兵之外，小站镇还专门请了山东武师毕铁掌负责遴选贡米期间的警戒。毕铁掌眼睛很尖，拿眼一溜，就留意到孙二彪子了，他示意身边徒弟紧紧盯着，静观其变。

周公祠院子里，大锅上蒸着米饭，香气四溢，甘甜浓郁，不要说吃，就是闻着这米香就已经醉了。历年的贡米主选是我们小站镇五品武官高不吝，高大人严肃、虔诚地走到周盛传雕像前，净手、焚香祭拜周公。众人们沉醉在米香里祭奠周公，格外真心真意。

祭拜完周公，大锅上蒸着的米饭也可以开锅了。刘广有的“白玉珍

珠”、李三德的“遍地黄金”、吴晨光的“绿晶莹”，被年轻姑娘们一一盛在大雕漆碗里，端给评审的官员鉴定。评选官端起雕漆碗，细细品尝的这会儿，大伙儿虽然还吃不上贡米不能一饱口福，但是看热闹也够过瘾的。

这会儿，周公祠外面已经锣鼓喧天，刘、李两家请来助兴的高跷队杠上了。这边红衣裳的刘家高跷队来个“双转飞脚棒”、“探海”赢得人们的叫好，那边李家黄衣裳的高跷队就秀个“磨盘叉”、“摆地叉”。两支高跷队在周公祠外竞相做出各种高难动作，明摆着是PK的架势，人群中时不时发出阵阵的欢腾声。

贡米遴选牵头人，退役的五品武备高不吝的两个闺女高小穗、高小花也挤到人群里看热闹。说起高小穗、高小花，我们小站人的话匣子打开了就难关上了，她们可是我们小站当年的“大乔”、“小乔”，都是美人儿。一见到高家这对姐妹花前来观战，两支高跷队为首的头棒都带着各自队伍赶到她们面前起劲地表演。那年头，高跷是常规的表演，不稀奇，但是这一年刘家、李家也是较上了劲，这两家都是少东家当头棒也算是稀罕事了。既然少东家带队，谁不想给自家长脸，各种高难动作必须做起来，这边关公扮相的刘家大公子刘德胜来了个“飞键”，立刻赢得一片叫好声，打出一条横幅：贡米“白玉珍珠”必胜！那边黄队里“花脸”扮相的李家大公子李占魁就来个“地里蹦”，随即打出一条横幅：“遍地黄金”夺魁！

刘、李两家较着劲，表演都给力，大伙儿见好叫好，这个没的说，不过高小穗、高小花姐妹俩可不这样。姐姐高小穗偷偷地对刘家大公子刘德胜打了一个那会儿没几个人能懂的V字手势，刘德胜也回了同样的手势。妹妹高小花装作没看见，却有些夸张地“嗷嗷”叫起来，冲“花脸”李家大少爷李占魁用力拍着巴掌，使劲儿叫好。

“花脸”李占魁见高家妹妹高小花冲自己叫好，索性连面具都摘下了，露着脸在姐儿俩面前连串做着高难动作，那花哨动作连他们北洋水师学堂赶过来的同学们都看呆了，谁也不知道李占魁还藏着这样的绝活，纷纷给李占魁叫好。也有人看着刘德胜不甘示弱的样儿，估摸着他要挑战高难动作，转而给刘德胜加油、鼓劲。

看官们立马分成两个阵营，有的给刘德胜加油，有的给李占魁鼓劲。

刚挤到高家姐妹身边看热闹的高家小弟高结实也跟着起哄，他不仅给李占魁叫好，还跟他大姐高小穗说道：“姐，占魁哥的高跷太棒了，说不定今年他们家就拿到贡米了呢。德胜哥家的‘白玉珍珠’怕是没戏了！”

“乌鸦嘴！”高小穗指戳了一下弟弟高结实的脑袋，“‘白玉珍珠’是小站米里最好吃的，这一次肯定还是贡米！”

高小花听见了，笑着挤对姐姐高小穗：“哎哟，姐，瞧你急的？还没成刘家的媳妇呢，这就替德胜哥抱打不平了？”

“死丫头，还说别人，刚才谁冲李占魁大呼小叫，嬉皮笑脸了？”姐姐小穗面皮薄，她脸微红，回妹妹。

小花却调皮地摇着脑袋：“就是我，怎么了？占魁哥的高跷就是比德胜哥好嘛！”

“那你就接着喊呀！”高小穗说。

“喊就喊！”小花说着真的又高喊起来，“占魁哥，加油！占魁哥，加油！”

这连看官们都钱钱起来，那锣鼓家伙不得敲得更热闹了，两支队伍的表演引起乡亲们一阵阵欢呼声！大伙儿似乎都忘了选贡米的事儿，直到里面的官员走出来招呼大家进周公祠等候高大人宣布今年的贡米，刘、李两家的PK才从高跷转回到主战场贡米上去。

一进周公祠，李占魁就跟自家的管家咬耳朵，问道：“怎么样？有戏没有？”

“放心，八九不离十。”李家管家窃喜地答道。

这主仆一问一答的就是贡米的事，还是真的，最后小站贡米主选高不吝宣布，光绪十九年天津小站镇获得贡米资格的水稻品种，是小站李三德家的“遍地黄金”！

李家的“遍地黄金”竟然打败刘家的“白玉珍珠”，这概率就好比咱们男足偶尔一次赢了韩国，大家都惊了，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看着李家的人惊喜若狂、欢呼蹦高，众人也渐渐相信这是真的，都纷纷挤到蒸煮“遍地黄金”的大锅那儿，拿出早就带在身上的饭碗、勺子，拼命地把刚刚当选的贡米往自己碗里盛。而另一边的两口写着“白玉珍珠”和“绿晶莹”的大锅米

饭却无人问津。

“吃贡米，吃贡米，一年到头好欢喜！吃贡米，吃贡米，日子越来越富裕！”孩子们喊着童谣，也争抢着贡米。

刘广有神情灰败，几乎站不稳，刘德胜忙扶住父亲。

李三德得意地走到刘广有面前：“广有，这一次我就不客气了。”

刘广有勉强笑着，拱手：“三德，给你道喜啦！”

李三德哈哈大笑道：“同喜！同喜！”

虽然给李三德道了喜，但是刘广有还是满肚子不明白，不明白李三德的“遍地黄金”怎么就比自己的“白玉珍珠”好了。刘广有走到放置参选样品的米筐前，抓一把“遍地黄金”的稻谷，两只巴掌那么一搓，就将谷皮和米分离开来，再轻轻一吹，吹去谷皮，掌心里只剩下白花花的稻米，他举起手掌在阳光下眯缝起眼睛一番打量。

台湾米商林老板是刘广有的好朋友，他抓过来一把“白玉珍珠”，跟刘广有手里的“遍地黄金”比看。

“林老板，我……我……我这‘白玉珍珠’真的比不上‘遍地黄金’吗？”刘广有问道。

林老板还在打量手里的稻米：“我种了半辈子稻米，卖了半辈子稻米，照理说不会看走眼的。不用尝，就看这生米的成色，就让人觉得蹊跷！”

“蹊跷？怎么个蹊跷？”刘广有又问道。

林老板还没答上话，就听见大门口一声枪响传来，有人喊道：“土匪来了！”整个周公祠顿时乱成一团。但见贡米主评官高不吝又跳上刚才揭晓贡米的高台，指挥道：“都别慌，老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进大殿去！”高不吝冷笑一声，“几个小毛贼明摆着是找死来的，爷们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

高不吝的话音刚落，土匪们已经冲进周公祠的天井。

刘德胜、李占魁等水师学堂的学员们，还有青壮年村民们已经纷纷拿起棍棒砖石，在天井门口堵挡土匪。高小穗、高小花，她们也迅速把老弱妇孺招呼进大殿，躲起来。

看着天井里的混战，自幼习武的高小花忍不住了，索性冲出大殿，用

一根三节棍跟一个彪形大汉对打起来，而那土匪竟被小花打得连连退让……毕竟是有备而来，经一番打斗，土匪们渐渐占了上风。高不吝他们被土匪逼得向大殿节节后退，眼见得土匪就要打进大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毕铁掌带着一群生龙活虎的徒弟们冲了进来。这帮习武的汉子武艺高强，特别是毕铁掌，赤手空拳，面对张牙舞爪扑过来的土匪，只消伸出一只手来点穴，那匪徒顿时就软了胳膊，丢下武器。

有了毕铁掌跟那帮习武的汉子，一会儿工夫，土匪们反倒被逼到墙角。土匪们一个个被制服，乡亲们见状高声叫好。高小穗顾不上大逆转的喜悦，赶紧查看伤员，处理伤口。

“把大门关上，一个都别想跑掉！”高不吝冷笑着发布命令。

这会儿，被拦截在天井里的土匪们再想走已经晚了。被围剿的土匪们着急了，他们杀红了眼，拼命往外冲，而孙二彪子瞥见一边正聚精会神地给伤员包扎的高小穗，计上心头。孙二彪子一步窜到高小穗跟前，搂住小穗的脖子，将毛瑟枪顶在小穗太阳穴上：“都住手！不然我就毙了她！”

高小穗转头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刘德胜，惊恐地尖叫：“德胜！”

刘德胜见状，大声号叫着冲向高小穗。

高小花喊着姐也冲过去。

“狗娘养的，你放开她！”李占魁也吼叫。

“别过来！要不我就开枪了！”孙二彪子狂叫，然后给土匪大当家的递了个眼色。

“都把家伙放下，不然就宰了她！”土匪大当家的一见这情形倒是得意起来，喊道。

“她是我的闺女，你们胆敢动她一根毫毛，就休想好死！”高不吝站出来，怒目圆睁，大声吼道。

就在这时，刘广有也站出来：“诸位好汉，好说，好说，你们是冲我刘广有来的吧？只要你们放开小穗姑娘，就开个价吧！”

“开价先不说，都把家伙放下！”土匪头领摆起谱来。

见众人还犹豫，孙二彪子大拇指扳下手枪扳机，吼道：“再不放下我就开枪。”

刘德胜立刻扔下刀，对大伙儿说道：“听我的，都放下，放下！”众人见状，也只能把手里的家伙放下。

“奶奶的，你们小站人真他妈的不开窍，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一下没脾气了吧？哈哈！”土匪大头领得意地大笑。

“行了吧，我跟你们走，你们放了小穗姑娘。”刘广有道。

“还有李三德呢，大财主跟我们走一趟吧。半道上咱们再商量价钱。”土匪大当家的指着李三德说。

“要商量就在这商量，我不跟你们走。”李三德说着已经哆哆嗦嗦地往后缩了。

而刘德胜与李占魁低声嘀咕几句，两人走了出来，刘德胜说道：“我是刘广有的儿子，他是李三德的儿子，老人家经不起你们折腾，我们两个跟你们走。”

“好小子，孝顺，我喜欢。”土匪大当家的既是认同却又狐疑起来，“不过你们可不能跟我耍花招啊。”

“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水师学堂的学生，吐口唾沫啐在地上都当钉子。说话当然算数。”刘德胜答道。

土匪大当家的琢磨片刻，同意了，指挥手下：“给他们绑上，省得半路上瞎折腾。”

刘德胜和李占魁只得让土匪们绑上双手。见把刘德胜和李占魁绑结实了，大头领示意，孙二彪子这才将小穗推到一边。小花忙将姐姐拉到人群后面。大头领一声命令，众土匪拥着刘德胜和李占魁向大门外走去。

“要多少银子咱就给多少银子，德胜、占魁，你们都机灵着点！”土匪们身后，高不吝喊道。

一出周公祠堂，土匪们分别将刘德胜和李占魁放在马上，各人身后又坐上一个土匪。

大当家的一喊“扯呼！”就飞身上马，土匪们也紧跟着一哄而去了，而这些匆忙撤退的土匪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身后的情况。他们身后，高不吝等人追出大门，毕铁掌还要冲上去，高不吝拦住毕铁掌。这下毕铁掌着急了，他说自己是被请来专门看家护院的，眼瞧着两位少爷被绑了票，他

怎么跟小站乡亲们交代啊？

高不吝一边叫毕铁掌沉住气，一边跳上高处，搭箭上弓，对准土匪大头领用力拉开了弓，并大叫着刘德胜、李占魁跳开！说话间，高不吝的箭已经射出去，骑在马背上的刘德胜和李占魁都身子一歪滚到地上。那支箭当当正正射在大当家的后心，大当家的中箭倒地。毕铁掌率领众人立刻奔上前去。一看这情形，孙二彪子再也顾不上刘德胜和李占魁，急忙招呼手下将大当家的抱到马上，率领众土匪绝尘而去。

看着土匪仓皇逃跑，高不吝哈哈大笑：“哈哈，小毛贼！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看着刘德胜和李占魁也都囫圇个地回来，小穗奔过来，上下查看刘德胜，见他毫发无损，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穗，你就惦着德胜啊，也不看看我伤着没伤着？”看着高小穗只关心刘德胜，李占魁醋意大发。

“谁说不惦着？你们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小穗面子薄，只得这么说。

那日，回到家中，李三德少不得烧香拜祖宗。“李家列祖列宗在上，晚辈李三德及全家老小告慰祖宗在天之灵。今年的贡米是咱李家的‘遍地黄金’了，这都是祖宗神灵保佑啊！”香烟缭绕中，李三德率领全家跪地磕头。

“给祖宗磕头了，今天免了土匪绑票一难，全仰仗祖宗神灵保佑！”李占魁他娘也念叨。

全家人再拜之后，方才站起。李家的管家、厨子、丫环早已备好丰盛的酒菜，李三德盼这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有日子了，今天终于盼到了，必定是要喝个高兴！痛快！饭桌上，李家人个个喜笑颜开、满面红光，除了李占魁的妹子李凤兰闷着个脸，似有忧虑。

“哎，妹子，咱家这么大的喜事，怎么没见到你笑模样呢？”李占魁对李凤兰问道。

“喜事？未必吧？”李凤兰瞥了一眼李占魁和管家，答道。

李三德纳闷了：“这话是怎么说的？拿到了贡米的名分，那就是一步登天了，当然是大喜事。”

“对，对，别的不说，赶明天全天津卫的稻米价钱，那就得数咱们的‘遍地黄金’最高，您就等着发大财吧。”管家一边给李三德回话，一边给李凤兰使眼色。

“还发财呢？万一漏了馅儿，就得掉脑袋。”李凤兰没理会管家的暗示。

一听这话，李三德惊愕：“你这丫头，今天是吃错药了怎么着？净说这不太吉利的？”

“爹，您也不问问他们，咱们的‘遍地黄金’为什么能够打败刘家的‘白玉珍珠’？”

李占魁和管家紧张了，李占魁也赶紧给李凤兰使眼色：“妹子，你说什么呢？”

“哥，这么大的事你们都做出来了，你还想瞒着爹啊？！”李凤兰愤愤然。

“魁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三德的脸色也沉下来。

李占魁和管家对视了一下，却都不吭声。“说呀！”见他们都不说话，李三德大声喝道。

“凤兰，你陪娘回屋去，我慢慢给爹说。”李占魁说。看着李凤兰搀扶起母亲走了，李占魁小心翼翼地说：“爹，我从账上拿了三千两银子！”

“三千两？干什么用啊？”李三德惊愕了。

“哎，老爷，占魁也是心疼您！前两年贡米的名分都让刘广有拿走了，他见您心里头特别不舒坦，就下狠心一定要帮您拿到今年的贡米，所以就取出三千两银子！”管家又在李三德耳边轻声说了几句。

李三德一听就面色大变，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啊？你们，这、这、这要是传出去真是要掉脑袋的啊！”

这李家就是干了一件掉脑袋的事才使得李家“遍地黄金”能够打败刘家的“白玉珍珠”，而这会儿，刘家还在琢磨自己的稻米怎么就没被选上当贡米呢！

刘广有、米商林老板看着桌上两碗热腾腾的米饭。

“林老板，拜托您再费费心，您再尝尝蒸熟的。您走南闯北，种稻米、

卖稻米都是行家，如果您说咱的‘白玉珍珠’确实不如人家的‘遍地黄金’，那我就输得心服口服，甘拜下风。”刘广有指着两碗米饭，“这是咱家的‘白玉珍珠’，这碗是李三德家的‘遍地黄金’。”

“得，广有兄这么信得过我，我就尝尝！”林老板郑重地答道。

刘德胜扶着奶奶也过来了。

林老板要过口杯，认真地漱了漱口，拿起筷子将“白玉珍珠”米饭送进嘴里，慢慢咀嚼。刘广有、刘奶奶和刘德胜都注视着林老板。林老板再次漱了漱口，又将“遍地黄金”米饭送进嘴里咀嚼。

“怎么样？谁家的好？”刘广有急切地问道。

林老板似乎又回味了片刻，才答道：“这好稻米第一就是色泽，你们小站稻蒸出来，油汪汪的，带出似有似无的淡绿，看着就让人咽口水，这是外形，但稻米终归是要吃的，放在嘴里，第一讲究的就是个咬头，有没有筋道，看似黏成一团的米饭，到了嘴里就成了一粒一粒的珠子，在舌头上打滑，口感极好。第二呢，要看它粘不粘牙，好的稻米，嚼着嚼着就自然而然地往嗓子眼儿里滚，吃着爽快。第三要看它的回味儿，好稻米越嚼越香，嚼碎了，都咽下肚了，还是满口的余香，勾得你得赶紧吃下一口，所以俗话说：好马无需配鞍，好米无需吃菜。还有，好稻米油性大，营养厚，吃进去不胀肚却又扛饿。您这‘白玉珍珠’就是这样的好稻米啊！”

刘广有疑惑了，他问道：“那比李三德的‘遍地黄金’呢？”

林老板想了想，摇摇头，说道：“说良心话，这‘遍地黄金’虽然色泽与‘白玉珍珠’大致一样，但吃进嘴里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比‘白玉珍珠’稍逊一筹啊！”

刘德胜吃惊了：“那、那些遴选官们也都是行家啊，不会尝不出来的啊？”

林老板意味深长地说：“内行人办了外行的事，毛病就在这里！”

“您的意思是说——这回贡米遴选——有猫腻儿？”刘广有迟疑了，小心说道。

“十有八九！”林老板点点头。

“娘的，李三德吃了豹子胆了，敢在贡米上玩猫腻儿！我去告他们

去！”刘德胜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饭碗震到地上碎成几片，白花花的米饭撒了一地。

“德胜！年轻人干吗发那么大的脾气？”刘奶奶不紧不慢地说道。

“奶奶，咱们家输的冤呀！”刘德胜大叫道。

“贡米的事，那是你爹的事，你上你的学，别掺和。而且，你爹的脾气我知道，他不是输不起，只是觉得输得冤枉，但是这冤枉不冤枉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刘奶奶说。

刘广有想了想：“哎，说也是，李三德玩猫腻只是咱们的猜想，没有证据告谁去？”林老板也点头：“哎，这个世道，黑白难辨啊！”

刘德胜怔住了，一下子不知道是要告李三德还是要隐忍地认输，或者应该找评选贡米的官员问个清楚。

事实上，这会儿李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李三德瘫坐在椅子上，神色严峻地看着儿子，李三德道：“贿赂贡米遴选官，一旦露馅儿，那可是死罪啊！”

“爹，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都烂肚子里不就得了吗！”李占魁答道。

“对，老爷，刀架脖子上我也不会说的！”李家管家也信誓旦旦地起誓。

李三德想了想，问道：“那！高不吝高大人收银子了吗？”

李占魁摇头道：“只有他一家没有！”

“那万一高大人他……”李三德忧心忡忡地说。

“爹，您放心，那四位遴选官都拿了银子，他高不吝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看着李三德皱着眉头，李占魁宽慰道。

“老爷，您忘了，占魁不是还要娶高家的小穗做媳妇吗？日后您跟高大人就是亲家呀，他还能把您怎么着？”管家帮着说。

想到这儿，李三德稍稍松了口气，但还是嘟囔道：“反正这件事你们玩得悬！”

“爹，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也该回水师学堂了。”李占魁说着就要丫环拿来军装，换了衣服，匆匆走了。

当刘、李两家各自为贡米的事烦着呢，有一伙人比他们更烦心、更恼

火，更不如意，那帮本来要去打劫、绑票、过好日子的土匪这会儿都要给他们的大当家哭丧了。众土匪围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土匪头头，孙二彪子哭喊道：“大哥，您可得挺住啊！”

“挺不住了！都瞧见阎王爷冲我招手了！”大当家无力地摇了摇头，“给我，听好了，要我命的是高——高不吝——一定给我报——报仇……”

“大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孙二彪子发狠地说。

大头领点了点头，脖子一歪，咽了气。土匪们哭喊成一片。“杀了高不吝，给大哥报仇！”一个疤痢眼的土匪带头喊起来。众土匪群情愤慨，纷纷拿起刀枪嚷嚷着要去给大哥报仇！

“慢！都给我站住！”还是孙二彪子拦住众人。

“难道你不想给大哥报仇吗？”疤痢眼问道。

孙二彪子挺身而出：“大哥不在了，从今往后我就是瓢把子了，都得听我的。弟兄们，高不吝这笔账一定要算，可是他不是等闲人物啊。他带过兵，打过仗，武艺高强，千军万马，枪林弹雨他都经历过啊，要想杀他不容易。”

“那就不杀他了？大哥的仇就不报了！啊？”疤痢眼质问孙二彪子。

“仇，我们一定要报！我们一定要杀了高不吝这狗官给大哥报仇，但是必须要摸清路径，看准时机再下手，我们不能莽撞行事再伤了自己弟兄性命，大哥已经死得憋屈了，我孙二彪子不能再看着兄弟们送死！”

经孙二彪子一说，众人都不吭声了，最后大伙儿还是信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虽然他们不是君子是土匪。

这会儿，在刘家，刘德胜一起身，说道：“高大人是牵头的，我去问问他，今年的贡米到底是怎么评的？！”

“德胜，不能莽撞，高大人向来清正廉洁，他不会的。”刘广有说道。

“他不会？那‘遍地黄金’怎么就评上了？”刘德胜愤然。

见刘德胜愤然地要出门，刘奶奶喊道：“德胜，你昏头了，得罪了高大人，你还想不想要小穗做媳妇了？”

刘德胜呆住了，他可不能冒这个险啊！就在这时，传来“咚咚”的敲门